

卷〇六七四 王字

卷〇六七五 王字

卷〇六七六 王字

卷〇六七七 王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八金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幹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幹帶與留可幹帶里合邁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幹帶主攻城便太主攻城便

幹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治幹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遙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疊出路至盜幹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幹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舍國部幹豁勃謹不至幹准部狄庫德勃謹職德部廝故連勃謹亦能避去遇瑪塔於馬紀嶺瑪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幹帶將兵伐幹豁募軍于蘇濱水幹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開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幹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幹帶偕行幹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幹帶之場圍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為憂是時幹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

家門不下馬。徑至幹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行。未必死也。幹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難曰恨幹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衛國王

金史列傳衛國王幹賽穆宗初。幹准部族相鈔畧遣納根。涅字謹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

攻畧之。其人來告。穆宗使幹賽及治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遯去。治訶等皆不欲追。幹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馬幹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幹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幹帶治蘇濱水諸部。幹賽幹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族。相鈔畧遣納根於曷懶甸。幹賽將內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迺佐水人爲兵。不聽輒拒。幹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幹賽母和你雖伏而不肯償。所魯代之。未幾。幹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西毛密水及之大後亡命。及所侵攻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鄆王

金史列傳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

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常二部達內地詔詣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徒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寬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殺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為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御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郡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周宋國王

金史列傳周宋國王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

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

製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優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旣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虵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運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存。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

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夾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脩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先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䟽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

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髡髮，頃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罵不言表。諸愈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鑊版行之。」子宗秀。

廣平郡王

金史列傳廣平郡王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興平宗、磐宗、高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却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郡王、康宗敬信皇后生。楚王

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刳茁次室僕散氏生事早死生龍
虎衛上將軍隈可隈可亦作隈喝美髯鬚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
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三年授驃騎上將軍除遼魯蒞撒紇詳穩遷忠順軍
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
使以兄謀良虎子喚端合扎謀克餘戶授隈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
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
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
五廣平郡王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
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
節度使政寬蘭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
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東德廉訪官吏士民
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東德曰吾聞郡僚
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
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
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
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

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究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蜀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為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後致仕卒

申王

金史列傳申王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幽王允成為馬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閏月扈啓顯宗曰幽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還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匡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真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馳滿九住問匡曰

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位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位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位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位曰：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

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御州防禦使把內刺國史院編脩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教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教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脩衡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剛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荅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

第快快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
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
詩題下注字不取持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
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
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祕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
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
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
會費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安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
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脩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
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叅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
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遠下
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
欲遽更不宜使無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
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漳葛將攻邊境會西南
路通事黃摺按出使烏都杭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為之備迎擊漳葛敗其
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

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為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復離身執其發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碓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資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忬俊襄陽軍卒忬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忬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脩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御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臣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臣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脩敬有加無他志上問臣曰於卿何如臣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合乃中變邪臣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

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陽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成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圓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為險阻蓋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砦遂取谷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

即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冑族人元覲使行間於宋元覲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冑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密奏即命遣人護元覲北歸因請議和密使其屬劉祐送元覲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密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玠李太性李璧來侂冑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璧已為叅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玠已死李太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柎來至濠州匡使人賁以稱臣等數事柎以宋主侂冑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柎至汴以侂冑書上元帥府匡從詰之柎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冑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冑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閔隘不

可與王耨以宋叅政錢象祖書奏略曰竊惟昔者脩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遁免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才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冑啓釁生事連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冑是未知其亡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冑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關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妄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

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冑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臣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賤。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蒙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冑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恆父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冑。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冑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給。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拂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冑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冑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原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賁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冑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修追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王柟